

中国现代经典文库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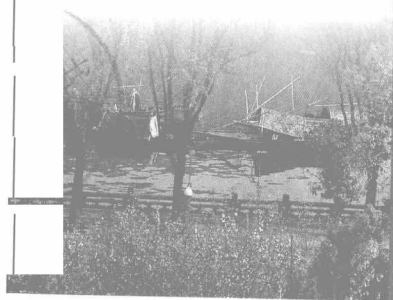
谢冰莹

戒红 指豆



谢冰莹

红豆戒指



责任编辑:黄 滔

封面设计:剑 虹

中国现代经典文库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北京市飞达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50 字数:3500 千

1998 年 11 月第一版 2004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5001~8000 册

ISBN7-204-04812-1/I·893

每册定价:29.80 元

红豆戒指

谢冰莹 著

目 录

散 文

女苦力	(3)
有趣的离婚	(6)
挑煤炭的小姑娘	(8)
小土豪	(11)
别矣 可爱的孩子们	(15)
秋天的落叶	(20)
秋之晨	(22)
海滨之夜	(25)
心的谴责	(28)
九个遣散兵	(31)
黄昏	(40)
大椿桥的夏夜	(43)
小鸭之死	(46)
玫瑰色的衣裳	(51)
信	(55)
湖南的风	(57)
元旦	(63)
樱之家	(66)
悲鸿的画	(69)
雨	(72)

丫头主席	(77)
又是一年	(81)
海上黎明	(83)
海滨拾贝壳	(86)
台风之夜	(90)
春日访友	(94)
夏天的烦恼	(98)
秋恋	(102)
寂寞	(106)
梦	(110)
莛萝	(117)
红豆	(121)
种相思树记	(124)
赤子之心	(128)
鸽子的爱	(131)
小黑蒂	(136)
猫	(144)
卜太太的烦恼	(149)
孙老太太	(155)
阿婆	(159)
几个感人的故事	(163)
小箱子	(169)
病	(175)
一个破盒子	(178)
花生米	(182)
樱花开的时候	(186)

热	(190)
母爱	(194)
断了线的风筝	(197)
望信	(200)
记忆力衰退	(202)
乐极生悲	(205)
金城江失稿记	(207)
父亲的花园	(213)
小花园	(218)
红楼琐忆	(221)
难得糊涂	(230)
我第一次照相	(233)
我是家政补习班的老学生	(236)

个 说

抛弃	(241)
清算	(287)
给 S 妹的信	(336)
梅姑娘	(352)
林娜	(366)
晚间的来客	(384)
初得到异性的温柔	(404)
月	(428)
巧云之死	(436)
老五与妻	(453)
刑场	(470)

散 文



女 苦 力

由荷溪到矢中大概有四十余里的山路。这里共有三座山，第一座最高，可是还没有衡山的峻陡。阶级很多，我们每个人都走得汗流满面，喘不过气来。偶尔站住休息一下，都觉得有被微风吹倒的可能。虽然山路是这般崎岖，前面的大岭是这样昂然地站在我们的前面，路上又尽是些刺足的尖石子铺着，使人如此难走，但我们仍然鼓着勇气，头也不回地往上面爬。

到了山巅，腿已经酸得好像一节节散开了的一般，我停住在一棵大树下休息，回转来看看在山下走着的人，正像无数的蚂蚁在地上爬行似的，距离近一点的也不过看来像一只飞鸟而已。

“真不相信，我自己已经走了这样远的路。”我喘着气对一位同路的陈君说。

“得了，你看前面的山路比我们走过的还更远啊。”他勉强地笑了一笑。

“没有办法，无论怎样难走，我们也是要走的！”

后面的一大群人陆续地赶到了，于是我们又一同走着。

出乎我意外的，我看见走在我前面的是一位身体强健又跑步如飞的女子，她挑着我们的行李好像只有几斤重的东西在肩上一概飘然地走过了。

“喂，那个小孩子挑不起了吗？这女人是哪里请来的？”

她的气力真大!”

我连忙问他们。

“刚才在那个茶亭子里休息的时候雇来的，她的气力实在大，跑起路来比任何男人都快。”杨先生说。

“这算什么，她还可以挑比这个更重的担子呢!”阿隆更补上了这句。

“好家伙，她真厉害!”其他的人们也一齐惊讶起来。

这样大脚、身体强健、精神抖擞的女子我的确很少见到，尤其是在上海住了一年，看惯了那些忸忸怩怩、弱不禁风的摩登女儿，初来遇到这样强有力的女性，我简直怀疑自己走进了另一个世界，另一个国家。

距离矢中一分钟一分钟地近了，这里你可以看到一大批一大批的女苦力在挑着担子飞跑，好像和男子比赛似的，她们老是走在前面。尤其令我佩服的是她们那种落落大方的态度，和庄严而又和蔼的表情。每到了十余里的地方我们总要休息一次。所有走路的人无论是抬轿的，坐轿的，挑担的，或者空手走路的，都现着疲劳不堪的样子，立刻东倒西歪地坐了下来，买的买东西吃，唉的唉声叹气，可是，我们的女苦力们呢？她们总是站着，即使汗珠布满了她们的脸上，但她用自己的袖口擦一下，休息两三分钟后又继续前进了。

他们的头发都没有剪，而且梳了一个很高很奇怪的髻，梳得亮光光的，连苍蝇都爬不上，上面插着白晃晃的簪子，簪子上面又有无数小小的铃子响动着。为了这个宝贝，朋友子中差不多看呆了，他的眼睛时时注意这奇异的髻，她的左右前后都被他看完了。

“喂，冰，我发现了一件美术品。”子中从轿子里出来，

第一句就是这样对我说。

“啊，我早知道了，你对于美术品发生了某种情感吗？”
我笑着回答他，他也笑了。

在马路上工作的最大多数是妇女。她们挖土，捡石子，挑土，筑路，……每一个人都很是有精神地工作着，她们看见我们走过，也有些抬起头来望一望的。我很难受，虽然我走着路，可是轿子仍然在我的后面，而且将自己和她们比较起来，简直是成了两个阶级，她们是劳动的，而自己呢？惭愧死了，应该被她们打倒的。想到她们这样努力开垦山地修筑马路，到将来汽车通了时，享福的都是有钱的人，她们还不是和以前一样要跑路？

据说这里的女苦力每年除了穿吃外还可赚到二百以至三百余元，她们的服装有时穿的很漂亮，金牙齿是几乎每人都有的，至少有两个的。这不但成了她们的装饰，而且也是这里的特有现象。每一个男人无论贫富，也都喜欢装上几颗金牙，自然，有些大半都不是整个的，真金的，不过像烧给死人用的锡箔一般，在牙齿上面涂上一层而已。

她们和丈夫完全立在平等的地位。经济当然独立的，她不但倚靠男子生活，有时还要帮助男子，养活自己的孩子，她们出嫁的时候，什么聘礼和嫁妆都不需要。只要送给她一条扁担就够了。她们中间，有些长得美丽的，自然更可以赚到些意外的工资，不过任别人怎样谈论她，或者取笑，她总是这样大方而又勇敢地做着自己的工作，不理睬他们也不咒骂他们。以强壮的劳力换取自己的吃穿，她们是独立的人，真正的生产者，神圣劳动的女苦力！

有趣的离婚

在一个暖和的下午，我和陈女士到湖邦去参观。本来跑了十里路已经有点疲倦了，很想休息一下，可是这里招待我们的郭君很兴奋地说：“我们到外面走走吧，今天是赶集的日子，各乡来的人很多，街上热闹得很。”

“好，去吧。”

我不好辜负他的意思，立刻放下茶杯，就随着他，还有陈，一同走到街上。

在平时，这的确是一条冷清清的街，铺子只有四十多家，而且都是破旧的，在里面能够买到东西也只能限于“乡下人”的需要。可是今天大不同了，街上挤满了戴斗笠穿草鞋或者赤着脚的男人女人，他们挑了各种各样的农产品来出卖，每个人都是很忙地在做着交易；我们要费很大的力，才能从他们阵营里冲出来。

“喂，郭先生，站住，站住，我有话和你谈。”

突然从人丛中走来一个跑得气喘喘的年约三十余岁的女人。

“什么事情？”郭君问。

我们都站住了。

“关于我和我丈夫离婚的事，已经由你们批准了，但是我从前用了他十元钱，现在应该还他。不过借他的是大洋，而我现在因了穷困，只能还他十块小洋，你说可以吗？”

哈哈，他们都大笑起来了，我不懂他们为什么这样大笑，郭君连忙翻译给我听。

“那么，你怎么回答她呢？”我问郭君。

“我回答她，最好还他大洋，万一办不到，小洋也可以的，不过要好好地和他说明。”

就这样，那女人认为已经得到了圆满答覆，很高兴地走开了。

“这样稀罕的事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无论在目前中国的哪个阶级里的人们，如果离婚，总是男的给赡养费或者离婚费给女人的；而这里的女人，不但不需要什么赡养费，连用了几块钱都要还清，真不愧一个独立的女性。”我很快活地对郭君说。

“最有趣的是借大洋还小洋的话，虽然相差很小，但她却认为是一个严重得不得了的问题，所以特来‘请示’。”陈也插进来微笑着说。

“的确，这里的女人是和别处特别不同的，她们不但自己的生活由自己负担，而且大半还要负担家庭。离婚，都是由女方提出来的，没有能力或者好吃懒做的丈夫，时时都担心妻子提出离婚。”郭说。

“那么，每个男子都要起恐慌了。”我笑着说。

“当然啰，他们有些还靠着妻子来养活自己的，更是战兢兢地生怕失掉了她。”

“这倒不愧为一个女儿国！”大家都笑了。

郭继续地说着关于离婚方面的话，因为她们已走到了煤山，所以话题随即又转了方向。

挑煤炭的小姑娘

从街上走到煤山，虽然只有一里路光景，可是因了山路
大陆，走到半途，腿已酸软得再不能前进了。

“休息一下吧，没有爬过山的，初次走这样的路，实在
太吃力了。”

郭君看出我的疲乏来了，他要我休息，我反而不好意思
停住，只得提起精神拼命地往上爬。

“不要休息，我们要一直跑到目的地，她们挑着这么重
的煤还能飞跑下来，为什么我们跑空路的反而不及她们呢？
太惭愧了！”

其实那时我心里比说的还要难过，还要惭愧。

达到目的地了，有十多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在那里等候
过秤，她们每人的簸箕里装满了大块的煤，主持秤杆的人一
面要记多少，一面付买煤的钱，忙的不得了，但他很从容，
任站在旁边等候的有多少，他也是这般不慌不忙地叫着某人
多少斤，小洋几角，铜板几枚。

“为什么不多设几处天秤呢？免得他们大家等候耽误了
许多时间。”我说。

“这是给她们一个休息的机会，要不是在这儿停一下，
她们整天都是过着跑路生活。”

郭的回答，我才恍然觉悟到我发出来的是愚问。

煤很便宜，每百斤只需小洋两毛，而她们挑到城市去

卖，每百斤可得小洋六毛，每天以挑四次计算，可赚得小洋十六毛，合当地的时价恰恰一元大洋。这种生活虽然太苦，但比较大都市日夜蜷伏在机器旁边流着血汗工作，每天至多得三四毛钱的劳动工人来，她们却自由适意多了。听说有些体力强健而又负担繁重的妇女，她们每天也有挑两元以上的煤的。至于她们自己家里煮饭，很少用煤，因为这里的柴简直是“取之无禁，用之不竭”的。

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小孩子，她也装好了满满的一担煤在等候着过秤，我走去将担子放在肩上一试，不得了，刚放上去，两肩就痛起来，我连忙放下来很惭愧地说：

“太不行了，我这么大的一个人为什么不及这位小姑娘呢？”

她们通通笑起来了，尤其是那位小姑娘笑得起劲，不错，她是应该骄傲的，她比我们每个人都要强，中国今日的男女学生，这些没有用的有闲阶级的知识分子，文不能做录事，武不能做挑夫的人，都应该尊敬她们，钦佩她们。

本来我的目的是要去煤坑里去参观的，但因为水太深，里面又连豆大的灯光都没有，他们都不赞成我进去，只在窑口望了好几分钟。里面挖煤的人自然很多，但运输到窑口的却只有一个，他将煤从黑洞里弯着腰挑出来放在门口，立刻就有人来接去倒在过秤的那块平地上，他们的动作很快，每个人都气喘喘地汗流满面。每次我看到从黑漆漆的深坑里走出来的“黑人”，只有两只眼睛放出像星光一般的亮，我很想给他们照个相留做纪念，但可惜照相机没有带去。

在窑口的右边用晒席搭了一个三角式的棚，一个小伙计正在宰鸡，地上摆满了酒、线香、炮竹、钱纸和蜡烛等等，

据说他们每逢初一十五或者什么菩萨生日，尤其是打雷闪电不好的天气，就要买肉买鸡来请菩萨，每次以鸡血涂在窑口，藉以避郊。

陈看她们过秤看得出了神，我更由挖煤的人而联想到《石炭王》里面所写的一幕幕来。要不是郭君催促我们快点去吃饭，我们还不知要停留多少时候呢。